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銘》考釋

劉鳳翥　叢豔雙　于志新　娜仁高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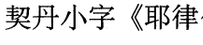
一　序　説

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銘》（以下簡稱《兀誌》）於 1997 年初夏出土於内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白音温都蘇木（“蘇木”，蒙古語“鄉”的音譯）沙日寶特嘎查（“嘎查”，蒙古語“村”的音譯）。墓誌由巴林左旗的盗墓者掘出後移往左旗匿藏。當年八月，阿魯科爾沁旗公安局破獲此盗墓案，將墓誌收繳後送交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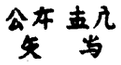
墓誌由青色砂岩質的誌蓋和誌石組成。誌蓋呈盝頂形，長 94 釐米，寬 94 釐米，厚 23.7 釐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中央臺面刻契丹小字兩行，第一行八字，第二行七字。誌石長 94 釐米，寬 94 釐米，厚 16.5 釐米。刻契丹小字二十八行。爲大康八年（1082）的文物。現對墓誌做些考釋。如有不妥之處，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賜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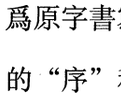
二　墓誌題目和墓誌撰者

《兀誌》誌蓋全文共十五個契丹小字。前八個字於義分别爲“大”、“中央”、“遼”、“契丹”、“國之”、“六”、“院”、“部”[①]。第九個字於義爲人名“蒲古只”。人名“蒲古只”在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第四行作[②]。這是由於原字與原字同音所

致。與它們同音的原字還有。《兀誌》誌蓋第十字於義爲“夷離堇”。是音譯的契丹語官名。爲“部長”之義。第十一字於義爲“族系的”。“六院部蒲古只夷離堇族系的”是蒲古只的後人用來誇耀的一種身份。《遼史》中不乏其例。例如《遼史》耶律覿烈傳稱“耶律覿烈，字兀里軫，六院部蒲古只夷離堇後”[3]。《遼史》耶律滃里思傳稱“耶律滃里思，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4]。《遼史》耶律吼傳稱“耶律吼，字曷魯，六院部夷離堇蒲古只之後”[5]。《遼史》耶律勃古哲傳稱“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隱，六院夷離堇蒲古只之後”[6]。耶律裹履、耶律合里只、耶律侯晒、耶律那也、耶律牒蠟等人在《遼史》的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7]。“契丹小字墓誌的解讀結果則證明《遼史》中的罨古只與蒲古只乃同一人物，爲帖剌長子。”[8]我們從而知道墓誌主人是皇族，應當姓耶律。墓誌蓋第十二字是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兀里本”。下面説一下這樣釋讀的理由。契丹小字《耶律弘用墓誌銘》有人名“訛里本”的契丹小字作[9]。與的區別僅僅在它們的第一個原字。耶律仁先之子耶律慶嗣的漢字墓誌銘説：“妹三人，長曰兀欲娘子，適故大長公主孫普達”[10]。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銘》有，於義分别爲“女”、“三”、“大者”、“兀欲”[11]。即“女兒三個，大者兀欲”。是人名“兀欲”。原字應音“兀”。所以我們把音譯爲“兀里本”。這是墓誌主人的名字。誌蓋第十三字由兩個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是詞幹，其意義和讀音目前雖然還不能解讀，從前後文意推測，它應當是職務之類的墓誌主人的身份。第二個原字是接在［a］類元音詞幹上的所有格詞尾。從而得知的元音是［a］。誌蓋第十四、十五兩字於義分别爲“墓”和“誌”。至此我們可以把整個墓誌蓋解讀爲“大中央遼契丹國之六院部蒲古只夷離堇族系的兀里本某身份之墓誌”。墓誌銘的主人爲耶律兀里本。遼代的國號曾先後兩次稱“契丹”，兩次稱“遼”。稱“契丹”和稱“遼”的時間大致相等，各一百多年。但在契丹文字中使用“遼”和“契丹”雙國號。只不過在應當稱“契丹”的時期，在雙國號中把“契丹”置於“遼”之前，例如契丹小字《耶律宗

教墓誌銘》。在應當稱國號爲“遼”的時期，在雙國號中把“遼”置於“契丹”之前，例如此耶律兀里本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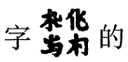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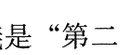
墓誌文第一行共十三個字和第二行的前兩個字與墓誌蓋的十五個字基本相同，惟獨墓誌蓋的第八字在墓誌文第一行第八字改作。這是由於它們各自的第二個原字與原字同音［ʊ］所致。墓誌文第一行共十三個字和第二行的的前兩個字共十五個字亦爲墓誌題目，譯爲漢字亦爲“大中央遼契丹國之六院部蒲古只夷離堇族系的兀里本某身份之墓誌”。墓誌文第二行在兩字之下有兩行原字。第一行爲。這是單詞分解爲原字書寫的形式。在此處應把它們拼成單詞。此單詞於義爲“序言”的“序”和“朔望”的“朔”。在此處爲“序”。第二行的原字爲。這是單詞字分解爲原字書寫的形式。在此處應把它們拼成單詞。此單詞於義爲“並且”的“並”。墓誌銘中的“並序”的“並”一般作“并”不作“並”。故在此處於義爲“并”。“序并”按漢語語序爲“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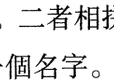
墓誌文第二行的字是墓誌撰者的身份。墓誌文第二行中的目前雖然尚不能解讀，但它經常與單詞“國舅”連在一起使用。於義爲契丹語姓氏“蕭”也未可知。墓誌文第二行中的最後三字於義分别爲“國舅”、“胡獨堇”、“撰”。“胡獨堇”是人名。既然他是“國舅”則必然姓蕭，也就是説墓誌的撰者爲蕭胡獨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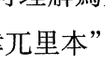
三　墓誌主人的先人

墓誌文第三行第一字從其所在的位置推測可能是對墓誌主人的尊稱，很可能是契丹語的官名。該字可能與誌蓋和墓誌文第一行的字是同義詞。該字由、、三個原字拼成。音［n］[12]。音［ou］[13]。讀［ur］[14]。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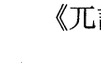
援墓誌蓋之例，姑且將暫釋爲“某身份”。

墓誌文第三行第二個字的字義是“第二的”，在此處爲“第二個名”之義。漢字文獻中往往把它處理爲“字”。第三行第三個字在墓誌蓋和誌文均第一行出現過，即墓誌主人的名字“兀里本”。第三行第四個字擬音[iri][15]，爲“名”、“諱”、“號”之意。第三行第五個字由和兩個原字拼成。音[tʂh]，音[th][16]。二者相拼而讀“慈特”。這是墓誌主人名字中的又一個單詞，也可理解爲另一個名字。墓誌主人的全名應爲“耶律慈特·兀里本”。簡稱“耶律兀里本”或“耶律慈特”。其墓誌的全稱應爲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銘》（以下簡稱《兀誌》）。

《兀誌》第三行的第十四字爲《兀誌》主人的姓氏“耶律”。字於義爲“祖宗”，本義爲“上輩的爺”。再下面的字，爲《兀誌》主人祖宗的名字，可音譯爲“晉”或“秦”[17]。原字出現在單詞中。它譯爲人名“敵輦”[18]。因此原字應被擬音[ɑn][19]。故可把字擬音爲“秦安”。字下面的，是《兀誌》主人祖宗契丹語名字中的另一個單詞，該單詞在契丹小字《耶律迪里姑墓誌銘》中作，説明原字與原字是同音字，它們均擬音爲[ɑ]。曾被推測爲可能是人名“泥禮”或“雅里”[20]。單詞也可能是人名“泥禮”或“雅里”。《兀誌》第三行的爲契丹語官名“夷離堇”。

《兀誌》第三行的凡山主王根據前後文意推測，於義應爲“聖元天□皇帝”。這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謚號。這是在説《兀誌》的祖先與耶律阿保機的關係。雖然《遼史》漏記了阿保機的“聖元”謚號，但漢字資料中卻不乏其例。例如漢字《遼道宗哀册》中有“猗歟聖元，天帝之孫”。《韓橁墓誌銘》中有“我聖元皇帝鳳翔松漠，虎視薊丘”。契丹小字山是專指遼太祖

的，可惜契丹小字目前尚不能正確解讀。因爲遼太祖謚號中有“大明”，我們姑且把此字假定爲“明”。此處的契丹小字“聖元”是契丹語固有的語詞，而在其他契丹小字資料如《故耶律氏銘石》第四行中“聖元”則作漢語借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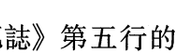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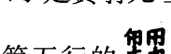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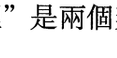
《兀誌》第四行的於義爲“三父之橫帳”，即“三父房之橫帳”的簡稱。字由三個原字拼成。原字是詞幹，於義爲“爺”和“父”。爲複數格詞尾。爲所有格詞尾。於義爲“橫帳”的二字的本義是“兄弟”，即與皇帝稱兄道弟就是橫帳。“橫帳”是遼代對皇族的專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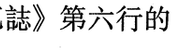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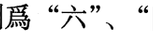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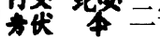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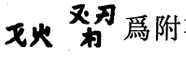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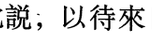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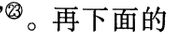
《兀誌》第四行的於義爲“五六院二部”。《兀誌》第四行的六字於義分別爲“第七”、“代之”、“祖宗”、“曷魯寧”、“敵魯”、“夷離堇”。“曷魯寧”、“敵魯”兩個單詞爲一個人的人名。“夷離堇”是契丹語官名的音譯。整個短語爲“第七代之祖宗曷魯寧·敵魯夷離堇”。再緊接著的六個字於義分別爲“第六”、“代之”、“祖宗”、“迪輦”、“□”、“夷離堇”。字是人名中的第二個單詞，其音值尚不能構擬，故用“□”符號表示尚未解讀。《兀誌》第四行最後四字和第五行的第一字於義分別爲“第五”、“代之”、“祖宗”、“庫林”、“郎君”。是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庫林”。

《兀誌》第五行的於義分別爲“第四”、“代之”、“祖宗”、“延”、“壽”、“郎君”。是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延壽”。《兀誌》第五行的於義分別爲“祖”、“父”、“普達漢哩”、“郎君”。“普達漢哩”是音譯的契丹語人名。

《兀誌》第五行的字目前尚不能解讀，根據它所在的位置推測，它和下面的字合起來可能爲“祖母”之義。我們姑且作此假設，以待來日之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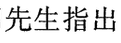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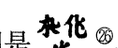
證。再下面的 二字爲人名，我們可以把它音譯爲“福蔚·留”， 爲漢語借詞“夫人”之音譯。 合起來爲“祖母福蔚·留夫人”。《兀誌》第五行的 於義分別爲“父”、“庫”、“普達里”、“郎君”。是説《兀誌》主人祖母的父親是古·普達里郎君。“庫·普達里”是音譯的契丹語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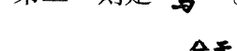
《兀誌》第五行的  於義分別爲“第四”、“子”、“實翁兀哩”、“太”、“尉之”、“號於”。是説《兀誌》主人的祖父普達漢哩的第四子是實翁兀哩，居官至於太尉之號。這個人是《兀誌》主人的叔父。《兀誌》第五行的  於義分別爲“生”、“父”、“睦里寧”、“烏理”、“郎君”。這是説《兀誌》主人的生身之父是睦里寧·烏理郎君。“睦里寧·烏理”是兩個契丹語單詞的人名。在這裏討論一下於義爲“生”的契丹小字  。該字在契丹小字《耶律弘用墓誌銘》第二行作  [2]。二者的區別在於它們各自的第二原字，一作，一作。説明和是同音字。它們都是以［l］爲輔音的音節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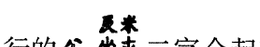
《兀誌》第六行的  於義分別爲“母”、“嚴”、“氏”、“娘子”。是説《兀誌》主人的母親是“嚴氏娘子”。《兀誌》第六行的  於義分別爲“六”、“院”。緊接著的  三字目前尚不能解讀。再緊接著的  二字應爲人名。我們可以把它音譯爲“燕寧·呼哩西”。再下面的  爲附有所有格詞尾的官名。 曾被釋爲“樞密”[3]。這種解讀雖然與原字的擬音並不符合，但在没有更妥善的解讀之前，我們不妨暫採此説；以待來日之驗證。《兀誌》第六行的  二字合起來於義爲“孫”[4]。再下面的  可分別音譯爲“昭”、“詳穩”。“昭”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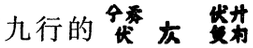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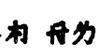
“詳穩”爲契丹語官名。“昭詳穩”之下的 四字可分別音譯爲“琲”、“神”、“奴”、“夫人”。“琲神奴”是人名，她是“昭詳穩”的妻子。《兀誌》第六行的 於義分別爲“二人之”、“女”。是説《兀誌》主人的母親嚴氏娘子是昭詳穩和琲神奴夫人二人之女。也就是説，昭詳穩是《兀誌》主人的外祖父，琲神奴夫人是《兀誌》主人的外祖母。《兀誌》第六行的 六字於義分別爲“兄”、“額”、“郎君”、“弟”、“穆爾茨”、“郎君”。是説《兀誌》主人的母親嚴氏娘子的哥哥是額郎君，弟弟是穆爾茨郎君。額郎君和穆爾茨郎君都是《兀誌》主人的舅父。《兀誌》第六行的 九個字是説《兀誌》主人兀里本是烏理郎君和嚴氏娘子二人之仲子。 字於義爲“仲”。緊接著的 七個字於義爲“大伯父迪烈郎君，叔父”。 二字於義分别爲“兄”、“父”，即“父之兄”，兩個字合在一起爲“伯父”。 二字於義分别爲“弟”、“父”，即“父之弟”，兩個字合在一起爲“叔父”。的本義爲“七”，在此處做人名，故我們把它音譯爲“迪烈”。《遼史》卷九十六耶律敵烈傳中的耶律敵烈的契丹小字墓誌銘就是用音譯“敵烈”[24]。“敵烈”僅僅是音譯的詞幹，的音省略了。所以《兀誌》中的也應音譯爲“敵烈”，爲了便於區别我們音譯成“迪烈”。契丹小字中，“七”有和兩種寫法，其區别是僅比在右上角多一點。吴英喆同志提出用在女性上，用在男性上[25]。其説令人首肯。

《兀誌》第七行的 在第五行出現過，是“實翁兀哩太尉”。他是《兀誌》主人祖父的第四子即《兀誌》主人的叔父。《兀誌》第七行的 於義分别爲“第二”、“兄”、“父”、“兀立寧”、“空古里”、“太”、“師”。是説《兀誌》主人的二伯父是兀立寧·空古里太師。“兀立寧·空古里”是音譯的人名。這個人名是由兩個單詞組成的。可以簡稱“兀立寧”或“空古里”。例如《兀誌》第七行末尾二字和第八行首字就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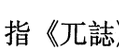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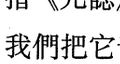
“兀立寧太師”。從中可知《兀誌》主人的父親睦里寧·烏理郎君兄弟四個，他是老三。日本的豐田五郎先生早在 1991 年 6 月就提出契丹小字中“序數詞の讀み方に男女の區別がぁったのであろうか（序數詞的讀音方面大概有男女的區別吧）”？豐田先生指出，於義爲“第二”的序數詞  是用於男性的。用於女性的序數詞“第二”則是 [20]。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

《兀誌》第七行的  三字於義分别爲“尚”、“哥”、“夫人”。“尚哥”是人名。她是兀立寧·空古里太師的夫人。即《兀誌》主人的二伯母。

《兀誌》第八行的  二字合起來爲年號“重熙”。 爲“年”的複數格形式，我們把它釋爲“年間”。《兀誌》第十行的 也是“重熙年間”。這都是説兀立寧太師在重熙年間做了什麽事情或做了什麽官。 和  是同音同義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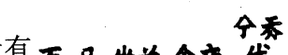
《兀誌》第九行的 和《兀誌》第十行的  合起來爲“夫人六部之秀哥太保閻氏夫人二人之女”。第一個“夫人”是主語，她是兀立寧·空古里太師的尚哥夫人。她是六部之秀哥太保和閻氏夫人二人之女。再隔一個字的 字於義是“誕生”或“生”。是指尚哥夫人的“誕生”之事。 是專用於女性的詞。“在契丹小字中，男人‘生日’的‘生’和女人‘生日’的‘生’詞尾有區别。……契丹大字中也有類似情況。”用於男性的“誕生”或“生”的契丹小字是 [21]。

四 《兀誌》主人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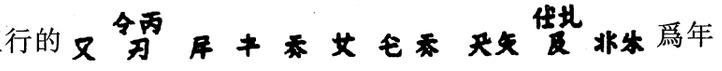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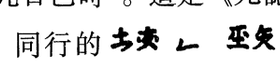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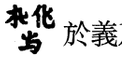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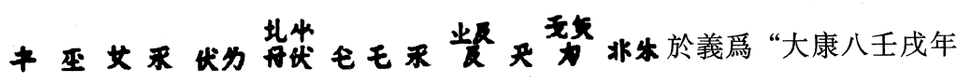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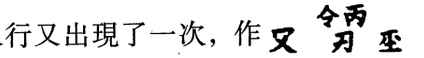
《兀誌》第十二行開頭的  二字的本義爲“女人”，在這裏二字合起來爲“妻”之義。指《兀誌》主人之妻。緊接著的  字爲人名，是《兀誌》主人之妻的名字。我們把它音譯爲“顧”。再緊接著的  字於義爲“娘子”。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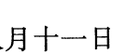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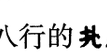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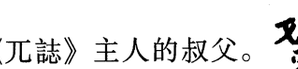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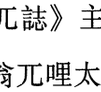
緊接著的 二字爲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烏蘇拉·八哥”。再緊接著的  於義爲“相公之”。再緊接著的 二字於義爲“長子”。再緊接著的 三字爲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高寧·富留”。再緊接著的 字爲漢語借詞“太師”之音譯。再緊接著的 二字爲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麗節”。再緊接著的 字爲漢語借詞“夫人”之音譯。再緊接著的 字於義爲“二的”，在此處應理解爲“二人之”。再緊接著的 二字於義爲“第二”、“女”。再緊接著的 字爲漢語借詞“夫人”之音譯。這個“夫人”即麗節夫人。再緊接著的 二字的本義爲“兄弟的”，在此處則爲“横帳之”。再緊接著的 二字於義爲“仲父房”。再緊接著的 爲人名，我們把它音譯爲“查剌祗·瑰引”。再緊接著的 字於義爲“宰相之”。再緊接著的 字於義爲“女”。 全文於義爲“妻顧娘子，烏蘇拉·八哥相公之長子高寧·富留太師、麗節夫人二人之第二女。夫人，横帳之仲父房查剌祗·瑰引宰相之女”。“高寧·富留太師”本人的契丹小字墓誌銘也早已出土，即通稱的《蕭令公墓誌殘石》。《蕭令公墓誌殘石》第三行出現了墓主人的名字，但由於墓誌銘原石有殘，致使該行第六字和第七字著録有誤[22]。該行前七個字應訂正爲 。譯爲漢字則爲“太師諱富留，第二個名高寧”。契丹小字“高寧太師”也出現在《蕭令公墓誌殘石》第二十八行。

從《兀誌》中我們知道他的全名爲高寧·富留，簡稱“富留”或“高寧”。他是烏蘇拉·八哥相公之長子。他是《兀誌》主人的岳父。他的妻子是麗節夫

人。高寧·富留與麗節夫人的第二女顧娘子是《兀誌》主人妻子。麗節夫人是横帳仲父房查剌祗·瑰引宰相之女。查剌祗·瑰引宰相即耶律仁先的父親。《遼史》卷九十六耶律仁先傳稱“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耶律仁先之妹梁國太妃的漢字墓誌銘稱“父查剌祗·鄂引”。“鄂引”和“瑰引”都是契丹小字的音譯。耶律仁先的四弟耶律智先的契丹小字墓誌銘第十一和十二行提到耶律智先有姐妹五個，第二個是麗節夫人，嫁給了富留太師[29]。《蕭令公墓誌殘石》第二十二行有，於義爲“妻麗節夫人”[30]。這些資料都是互相吻合的。

五 《兀誌》主人的生卒年

《兀誌》第十五行的爲年款“大康七年九月十九日巳時”。這是《兀誌》主人去世的日期和時辰。大康七年爲公元 1081 年。同行的三字於義爲“歲三十八”。這是《兀誌》主人享年的歲數。以此推算他應生於重熙十三年（1044）。《兀誌》第十八行的於義爲“第二”，即第二年之義。再緊接著的於義爲“大康八壬戌年八月庚戌朔十一庚申日卯時”。這是《兀誌》主人下葬的日子和時辰。這個日子在《兀誌》第二十八行又出現了一次，作，於義爲“大康八年八月十一日”。

《兀誌》第二十八行的於義爲“字”，指《兀誌》上的文字。於義爲“叔父”，指《兀誌》主人的叔父。於義爲“實翁兀哩太尉之子”。實翁兀哩太尉是《兀誌》主人叔父的名字和官銜。再緊接著的爲實翁兀哩太尉之子的名字，我們把它音譯爲“兀勒本”。再緊接著的

於義爲“題”或“寫”。也就是説，《兀誌》是《兀誌》主人叔父的兒子兀勒本題寫的。《兀誌》主人兀里本與《兀誌》題寫者兀勒本是叔伯兄弟。

六 結束語

契丹小字《兀誌》主人耶律慈特·兀里本由於僅活了三十八歲，没做過什麽大官，生平事迹不顯著，没有一般契丹小字墓誌銘中的那種履歷表性質的從政經歷。《兀誌》主人由於英年早逝，没有兒女，所以也缺少兒女們男婚女嫁的親戚關係。墓誌撰者就用詳述家史的辦法來充實墓誌的篇幅。從《兀誌》主人老輩的祖宗與遼太祖的關係敘述起，接著又從第七代之祖宗逐輩敘述到《兀誌》主人。這給我們留下了一份非常詳盡的契丹小字家譜。根據我們有限的解讀，可以把這七代人的情況歸納如下：

《兀誌》主人的第七代祖宗曷魯寧·敵魯夷離堇。

《兀誌》主人的第六代祖宗迪輦·□夷離堇。

《兀誌》主人的第五代祖宗庫林郎君。

《兀誌》主人的第四代祖宗延壽郎君。

《兀誌》主人的祖父普達漢哩郎君。祖母是福蔚·留夫人（庫·普達里郎君之女）。

《兀誌》主人的生身之父是睦里寧·烏理郎君，母親是嚴氏娘子（昭詳穩和琲神奴夫人二人之女）。《兀誌》主人的大伯父迪烈郎君，二伯父兀立寧·空古里太師，叔父實翁兀哩太尉。《兀誌》主人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没做什麽官，身份都是“郎君”。只有《兀誌》主人的二伯父兀立寧·空古里官至太師，叔父實翁兀哩官至太尉。

《兀誌》主人本人耶律慈特·兀里本（1044～1081）。妻顧娘子。

《兀誌》主人雖然没有做什麽官，但不見得没做什麽事。根據墓誌結構，《兀誌》第十三行至二十二行應當是敘述的《兀誌》主人的事迹。可惜我們目前尚不能解讀。如果將來對該《兀誌》徹底解讀了，我們會對這一家族的歷史有更詳盡的瞭解。爲了使國内外同行進一步研究該墓誌銘，特把李春敏老師代爲摹録的墓誌銘全文附於文末，並附墓誌蓋和墓誌銘拓本照片。

本研究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干部局學習科學研究處和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基金資助。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康鵬同志代為電腦掃描和切割契丹文字。在此一並順致謝意。

注 釋

① 劉鳳翥《最近二十年來契丹文字研究概況》，《燕京學報》新十一期，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246 頁。釋義凡出自此文者不再出注。

②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 年第 1 期，第 48 頁。

③ 《遼史》卷七十五，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 年北京版，第 1237 頁。以下所引《遼史》均爲此版本，不再注明版本，僅注明頁數。

④ 《遼史》卷七十六，第 1251 頁。

⑤ 《遼史》卷七十七，第 1258 頁。

⑥ 《遼史》卷八十二，第 1293 頁。

⑦ 《遼史》卷八十六，第 1324 和 1327 頁；卷九十二，第 1368 頁；卷九十四，第 1384 頁；卷一〇三，第 1506 頁。

⑧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匣馬葛考》，載《遼金史與契丹、女真文》，日本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刊行，2004 年 6 月京都版，第 40 頁。

⑨ 陳乃雄、楊傑《烏日根塔拉遼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誌銘考釋》，《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83 頁。

⑩ 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文物出版社 2000 年北京版，第 198 頁。

⑪ 劉鳳翥《契丹小字解讀四灘》，《第三十五届世界呵爾泰學會會議記録》，臺北國學文獻館 1993 年版，第 562 頁。

⑫ 《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年第 4 期，第 94 頁。

⑬ 清格勒、劉鳳翥《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釋》，《民族語文》2003 年第 5 期，第 14 頁。

⑭ 豐田五郎《契丹小字對四季的稱呼》，《民族語文》1998 年第 1 期，第 79 頁。

⑮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3 頁。

⑯ 《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年第 4 期，第 94 頁。

⑰ 劉鳳翥、唐彩蘭等《遼代蕭烏盧本等三人的墓誌銘考釋》，《文史》2004 年第 2 輯，第 110 頁；劉鳳翥、周洪山、趙傑《契丹小字解讀五探》，《漢學研究》（臺北）第 13 卷第 2 期（1995 年 12 月），第 337 頁。

⑱ 趙志偉、包瑞軍《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1 年第 3 期，第 38 頁。

⑲ 劉鳳翥、唐彩蘭、李建奎、高娃《遼代〈耶律隆祐墓誌銘〉和〈耶律貴也稀墓誌銘〉考釋》（待刊）。

⑳ 同上。

㉑ 劉鳳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國妃墓誌銘〉和〈耶律弘用墓誌銘〉考釋》，《文史》2003 年第 4 輯（總第 65 輯），第 206 頁。

㉒ 即實《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瀋陽版，第 453 頁。

㉓ 同上書，第 401 頁。

㉔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 年第 1 期，第 46 和 48 頁。

㉕ 吴英喆 2005 年 10 月 25 日寫就的博士學位論文《契丹語靜詞語法範疇研究》（未刊），第 102 頁。

㉖ 豐田五郎 1991 年 6 月 23 日寫就《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讀後》（手稿未刊）第 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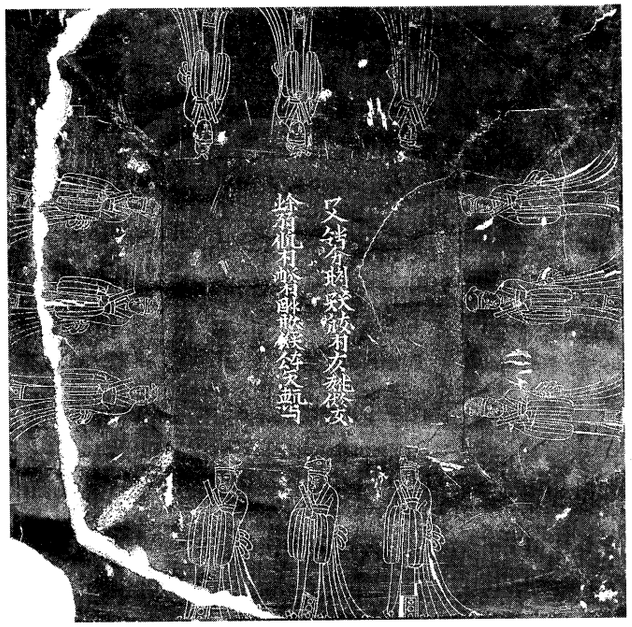
㉗ 劉鳳翥、唐彩蘭《遼〈蕭興言墓誌〉和〈永寧郡公主墓誌〉考釋》，《燕京學報》2003 年新十四期，第 82 頁。

㉘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北京版，第 55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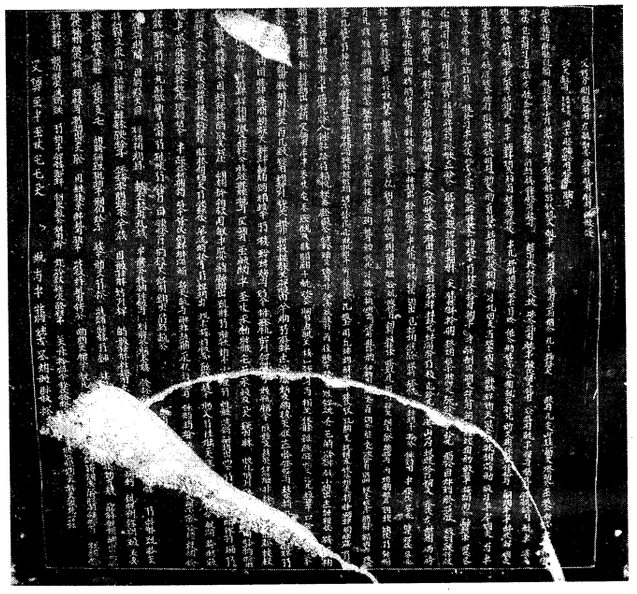
㉙ 趙志偉、包瑞軍《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1 年第 3 期，第 39 頁。

㉚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第 558 頁。

附録：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銘》



一　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蓋拓本照片



二　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文拓本照片

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誌銘

墓誌蓋

大中央遼契丹國之六院

1 又纱分 珧 歹 太 兆 仪 女部

2 將 仇 芬 歐 从 纱 矢 蚖 弓 墓誌

墓誌文

大中央遼契丹國之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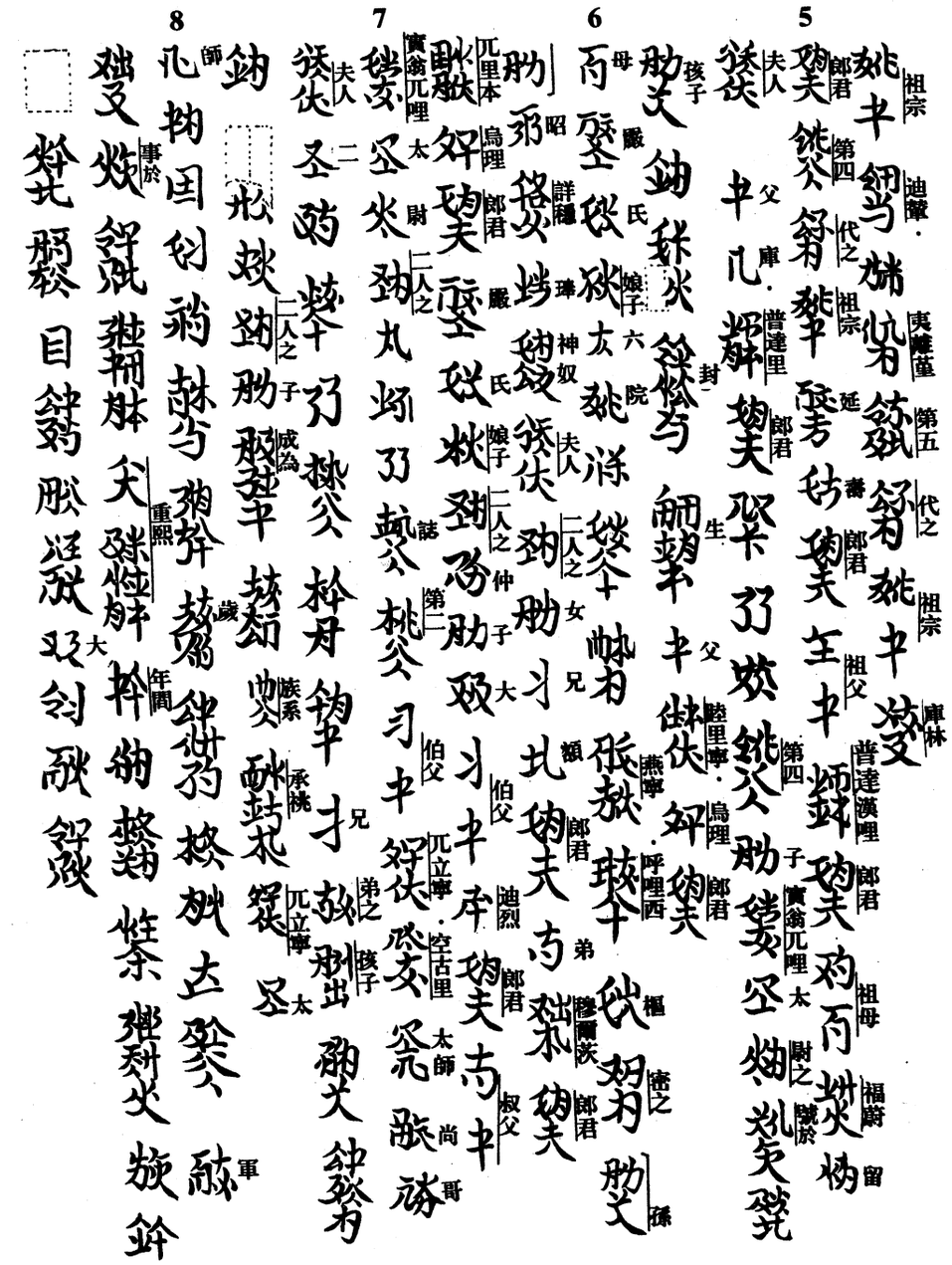
1 又纱分 珧 歹 太 兆 仪 女部 蒲古只夷離堇族系的兀里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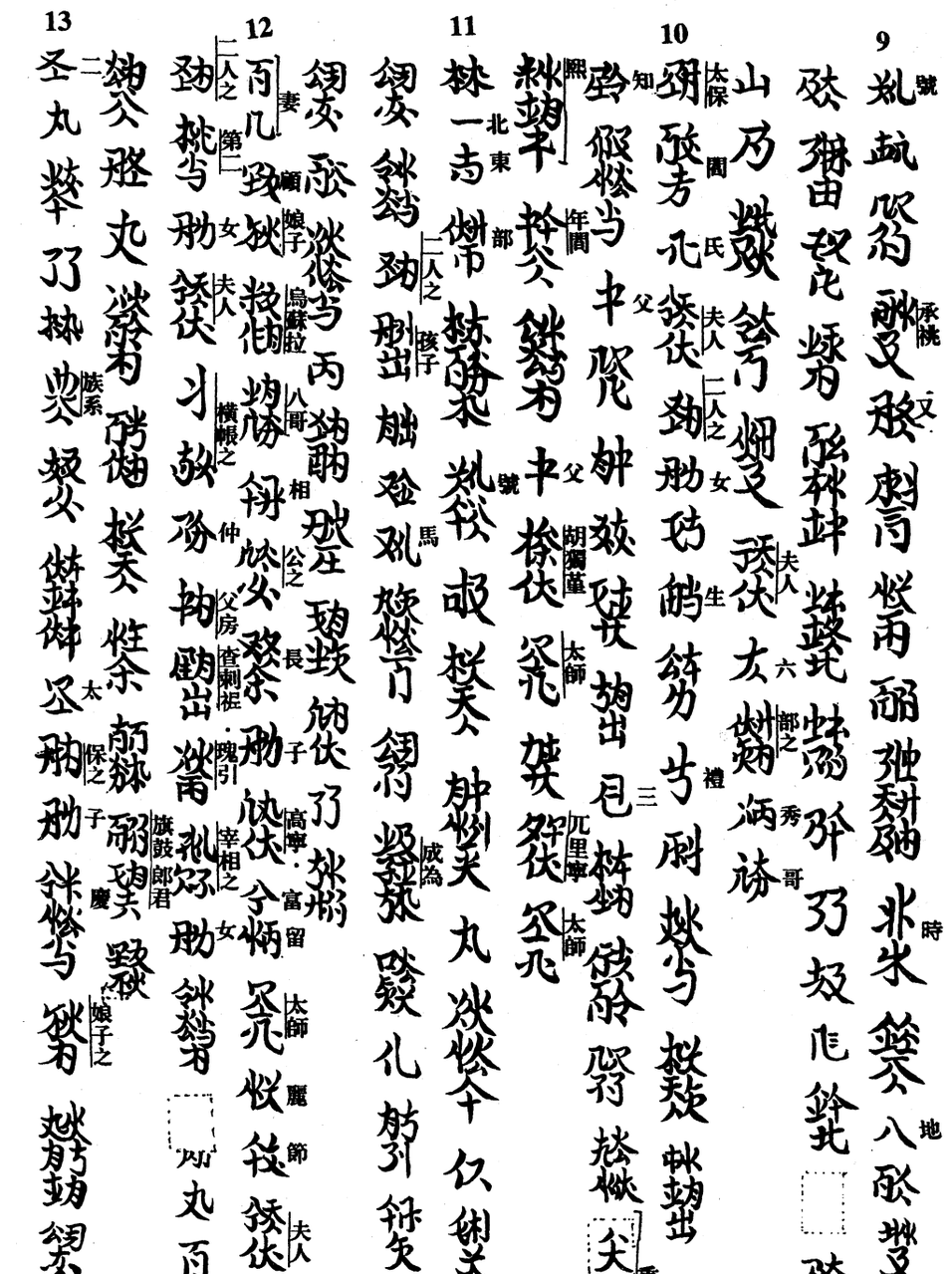
2 纱矢 蚖 弓 墓誌 兀里本第二個名 火伏 泥禮 夷離堇 北水丹伏序 同胞 习尔 彩 仪 部 國舅之胡覩堇 撰

3 习尔 抚 勿 秦安 相宗 兆 平 饧 弓 公 本 仇 芬 汗 横帳 五 六院 第七 部 抚 月

4 癸 包 抚 芬 刃 右 兆 太 兆 丞 部 代之 弩 禁 尔 坎 对 夹 奴 纱 芬 翁 矢 纱 芬 对 兆 平 敬 伏 刻 又 们 右 刻 翁

· 269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ᠰᡳᡤᡳᠨ ᡳᡵᡤᡝᠨ ᡳᠯᡠᠨ ᡤᡠᠯᡳ

劉鳳翥，1934 年 11 月 7 日生，河北省鹽山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已經退休）。

叢豔雙，女，1955 年 5 月 14 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人。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

于志新，1960 年 3 月 13 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人。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副館長。

娜仁高娃，女，蒙古族，1964 年 9 月 12 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人。阿魯科爾沁旗博物館副館長。

A Study Epitaph for Yelucite Wuliben in Qitan Small Characters

Liu Fengzhu, Cong Yanshuang, Yu Zhixin, NaRen Gaowa

Summary

The subject epitaph was unearthed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997, in the village of Sharibaote, the town of Baiyiwendu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luteerqin Banner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District. It is now housed in the Alteerqin Museum.

Via deciphering, the title of epitaph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epitaph for certain Wuliben of the Puguzhi Yiliqin Family, associated with the six ministries of the Grand Central Hara Qitan Nation". Yiliqin was the title for a minister in Qitan. The epitaph was specifically for Yelucite Wuliben.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1044, and dyed on September the 19th of 1081 at the age of 38. The author of the epitaph was Huduqin, a member of the royal uncles.

Since the subject of the epitaph did not live long, never assumed a high official position, led an ordinary life and had no children, the author tried to embellish the epitaph by elaborating on his family history. It described in detail his ancestors relation with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ao dynasty. He then, starting from the 7th generation of the subject's ancestors on down to the subject himself, related in details each generation's story. Therefore, this epitaph has recorded a detailed genealogy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our limited initial decipherment, it is possible to give a summary the seven background of the seven

generations of ancestors.

The subject's ancestor of the 7th generation: Heluning Ludi Yiliqin.

The subject's ancestor of the 6th generation: Dinian Yiliqin.

The subject's ancestor of the 5th generation: Kulin Langqun.

The subject's ancestor of the 4th generation: Yanshou Langqun.

The subject's grand father: Pudehanli Langqun.

His father: Mulining Wuli Langqun. His mother: Lady Yanshi. His great uncle: Dilie Langqun. His second uncle: Wulining Kongguli Daishi. His third uncle: Shiwengwuli Taiwei.

The subject: Yelucite Wuliben, 1044-1081. His wife: Lady Gu.

Included in the appendices are: manual tran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photographs of the cover of the epitaph and the rubbings of the epitaph.